

# 钦州紫陶荷叶洗

◆  
蔡一宁

广西钦州坭兴紫陶在中国四大紫陶产区占有重要一席。它素以无釉素烧、窑变出彩、人文刻填和打磨抛光而驰名中外，火中求宝，得之偶然，绝无类同。钦州陶器包括烟斗、茶具、花瓶等各种日常生活器具和笔筒、笔洗、水盂、砚滴、印泥盒、调色缸等文房用品。笔洗是古代文人墨客书斋案头上不可或缺的物件。古人每每挥毫后都要用水清洗毛笔，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即为笔洗，且对此还特别讲究。

二十年前曾在上海南昌路一家古玩店里购得一件民国初年的钦州窑笔洗（详见附图）。该笔洗通高6.5厘米，直径16.5厘米，底径9厘米，器型侈口，摹拟一片卷曲的荷叶，口沿处手工捏塑呈六瓣唇外翻状，高低起伏，匠心别具，自然得体，意态清雅；器身上刻绘镶嵌了寒梅迎春纹饰，落款为“壬子秋月，六桥主人作于以静延年之室”，梅傲霜雪，疏影横斜，刻工流畅，气韵温雅，可见绘刻镶嵌者技术娴熟，艺术修养极高；底部是三足乳钉，并有款，为直行隶书阳文印章“钦城黎家造”，其中“钦城”横排在上，“黎家造”三字竖列其下。笔洗器表经抛光后细腻光滑，发色沉朴，包浆莹润，紫红器身与米黄纹饰形成色彩对比，间有窑变后产生的虎皮斑纹，拙朴灿烂。笔洗的功能与风荷的形态、梅花的纹饰算是绝配。文人吟诗作画，临水涮笔，夏沐荷风微漾、冬赏寒梅横斜，其间清莲洁身自好、红梅不惧风寒的品格相伴而生。所以，此荷叶笔洗不失为一件颇具坭兴特色和人文情怀的文房清供。

宋元明清以降，文人墨客把对笔洗等文房清供的把玩视作一种雅致的生活方式、古雅的生活态度和闲逸的生活追求。连附庸风雅、喜欢赋诗题词的乾隆皇帝也常来凑热闹，在故宫中收罗了多件各色荷叶笔洗，还不忘提笔吟咏之。

据《钦州市志·人物志》记载：“黎家园”是清末民初钦州坭兴陶制作的名号，它的创立者为黎昶春和黎昶昭两兄弟。黎昶春（1860—1942），字纯和，号不老，其工书法，善丹青，器物上绣山绘水，描人拟花，无不栩栩如生；黎昶昭（1868—1953），字明都，号六桥，昶昭擅拉坯，懂刊刻，经营有道，所刻诗书笔画遒劲，古朴典雅。自1889年（光绪十五年）起，兄弟联袂创研坭兴陶。他们以钦河东面双角岭的“东泥”和钦河西岸潭头的“西泥”混合配比，制成粗坯，入窑烧制，然后绘刻镶嵌，磨光打蜡，全程精雕细刻，尽态极妍。因其产品美观大方，质地致密，光亮如镜，扣之音质铿锵，富有文化品位而广受社会各界赞誉。黎家园也一度成为钦州官方采购和定制的重要供应商之一。

相传钦州选用黎家园经典作品“山水花鸟”和“岁寒三友猪胆瓶”分别参加了1915年旧金山万国博览会和1930年比利时世界陶艺大赛，均斩获国际金奖，为坭兴陶赢得了崇高的荣誉。有诗道：“赣窑加釉源流别，吴品无光品未高。闻道金山曾赛会，黎家佳制获荣褒”。（摘自民国天涯亭《东坡诗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至今仍馆藏着两件黎家园创制的“钦州官窑”器代表作“白泥陶瓶”和“白泥窑变天球瓶”。



## 天地有节 气象万千 ◆ 费滨海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这首情景交融、家喻户晓的唐诗也许是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题最负盛名的古典诗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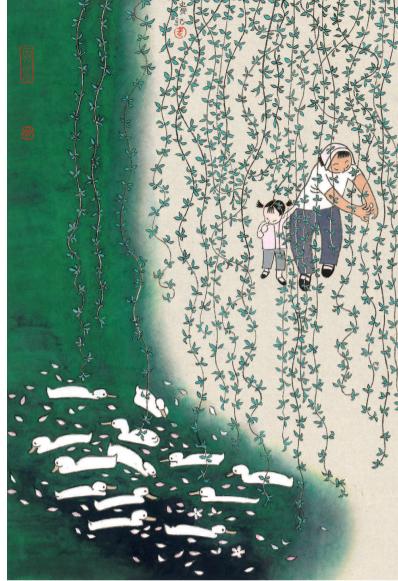
早在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基本确立。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则完整记载了二十四节气名称和次序。

由于客观形象反映了气候、民俗和万物生长的变化，二十四节气为古代农事活动制定了科学而精准的对照，表达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对应的时间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古往今来，二十四节气是众多文人墨客最钟爱的创作素材，曾留下许多值得称道的传世之作，而二十四节气邮票设计者刘金贵的绘画作品算是其中佼佼者。生于内蒙古包头的刘金贵，自幼熟知农耕生活，一望无际

的大草原不仅造就了他广阔的视野与胸怀，还给了他亲近自然与生灵的契机。那些洋溢着浓郁生活场景和独有的情趣，看似不经意的一群小动物，如羊群、鸭群，或是几只鸡、几头牛、几头猪都是画中的点睛之笔。掰玉米棒的农妇身边少不了觅食的公鸡、母鸡；柳树爆出嫩芽的早春二月，鸭子们已开始在洒满花瓣的河中捕捉小鱼，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梨花纷飞的三月，情窦初开的少女在林中悠闲地荡着秋千，高高的树枝上静卧着正在窥探的狸猫；盛夏的夜晚，皓月当空，瓜农和两个小孩正在酣战五子棋；紫色和银色如森林般疯狂生长的玉米林里行进着两只大尾巴狐狸；飞飞扬扬的梧桐树叶飘向正在读书的孩童，一派秋的气息……

此情此景的背后，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生活的挚爱以及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真可谓：天地有节，气象万千。



■《雨水》刘金贵 绘

## 养墨池、作文玩 ——吴昌硕铭端溪鹅砚赏析 ◆ 袁慧敏



作铭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此次朵云轩首次征集到一方《沈氏研林》著录吴昌硕铭鹅形端砚，也是朵云轩拍卖历史上最高级别的砚台。

此砚雕成鹅盘卧状，转颈曲身，起眼凝视，颇得传神之妙，其嘴尖硬，其尾柔软，皆以简洁之法为之，中部大片为砚堂。此砚形简繁得当，温纯古雅，极富静谧情趣，砚色青紫，细腻润泽，并有鱼脑、青花等石品纹理。砚背有吴昌硕书文：“养墨池，作文玩，自写黄庭不须换，乙卯岁十一月，石友铭属吴昌硕。”

吴昌硕和沈石友，一位是晚清泰斗级的艺术大师，一位是才华横溢的砚台收藏家。沈石友（1858—1917），原名汝瑾，字公周，因喜石砚，取石友别号，江苏常熟人。平生所作以诗为多，间治古文，有《鸣坚石斋诗钞》等刊行。沈石友对古砚之爱，使其经常让吴昌硕治砚、题砚、铭砚。沈石友去世后六年，其子将所藏158方名砚拓印成谱，集为《沈氏研林》，共四卷一百部，成为收藏砚台领域的“石渠宝笈”。此砚正是被著录于《沈氏研林》之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此批《沈氏研林》著录之158方砚，被沈石友之子通过钱瘦铁和唐吉生介绍日本近代画家桥本关雪担保，抵押给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做融资。而后家属投资失败无力偿还债务，几经波折，这批砚台终被桥本关雪赎走，悉数运回日本，成为白沙邨庄藏品。1944年桥本去世后，除自留二十方砚外，均于东京瑞芝堂释出，散落各地。此次朵云轩秋拍呈现的这方鹅砚即为著名收藏



砚台，是中国人特有的文房书写用具，自汉代以降，中国文人士大夫用砚、爱砚、藏砚，并将文人情结与无限想象力以作铭的方式赋予砚台。而这一现象在清代以后，被推向了一个高潮。高凤翰与砚史、纪晓岚与阅微草堂、乾隆皇帝与西清砚谱，分别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文人藏砚及铭砚水平。这些高水准的系统性的砚台收藏的背后，离不开主人的审美情趣、文学修养与诗情画意。而到了晚清，吴昌硕与沈石友合力打造的《沈氏研林》，无疑宣告了砚台的收藏与

前不久，“一带一路”名品展，展品琳琅满目，我被印度MAQ-SOON展台的黄铜工艺品深深吸引，当下收了两辆双轮铜马车。马车的前世在中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有了马车，人们才有了驾乘之乐。随着机械化的发展，使得马车几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马车作为一个伟大的发明，仍然在世界各地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欧美特别是西欧等国甚至成为迎来送往贵宾的国家礼仪象征。如印度等国至今仍保留着用马车迎送国家贵宾的传统习俗。

两辆形体大小不同的马车，大的，长15厘米，宽6.5厘米，高9厘米；小的长12.5厘米，宽6厘米，高7厘米。但是造型别致：骑手形态大致相同，头上缠上一根围巾，穿着紧身裤和长衫，双手紧握着两

## 印度铜艺·双轮马车 ◆ 阿炳



根缰绳；马车造型则不同，小的一辆马车，马低着头，四蹄直立，呈停止状，而另一辆大马车，马正高昂起头行驶在大路上。

世上，最初出现的是双轮马车，大约到19世纪，开始出现了四轮马车或4匹马拉的马车了。约公元前2000年，黑海附近大草原的几个部落带着

家林朗庵先生当年购得，如今这158方砚存世寥寥，大多数散的散，毁的毁，亏得几位名家递藏，这方鹅砚才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自国内拍卖大潮开启后，吴昌硕铭《沈氏研林》藏砚，偶有出现均带来市场关注与追捧，此次《沈氏研林》之作首次现身朵云轩拍卖，无疑必将掀起一波吴昌硕热潮。

砚台是美的，它细腻温润，历久弥新。但同时它只是一个载体，更为不朽的是铭刻在其上的文字。古有王羲之爱鹅之经典故事，后有吴昌硕《沈氏研林》取鹅砚作铭，传递的都是对于文字笔墨精神的向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这方鹅砚无疑是爱砚爱书法之人的最佳选择。

马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初期使用的马车车轮已经有轮辐，而不像早期的车轮是整块木头做的。这种车轮比较轻便，易于操纵。此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马车成为世界各国主要的运输车辆。20世纪70年代以前，双轮马车还是印度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随着，印度的工业发展，城市中的马车数量渐渐减少。但是在旅游胜地，双轮马车仍是游客最钟爱的选择。以泰姬陵闻名于世的印度旅游胜地阿格拉，将马车指定为游览古迹必备的交通工具。这种带有顶棚的双轮马车，是从古代印度保留遗传下来的传统御用工具，已被当地政府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然而外国游客在游览中，都非常喜欢乘坐这种双轮马车，他们觉得这样会有一种置身于古印度的感觉。